

我喜欢买书。文化娱乐中,书是最廉价的。一场话剧甚至上千元,不如网上买套《老舍全集》,才200多元,内含《茶馆》剧本,等于买一送一。相比阅读器:纸质书既不伤眼,又有电子书不提供的专业书。

媒体朋友退休,清理办公桌,成堆的书就归了我,垛齐后,一夹一横,挺胸举起嵌入书橱,堆砌墙上,书房就实至名归了。

曾有人请教诗人:如果你必须呆在一个小岛上度过余生,你会带哪三样东西?诗人说:诗集、美女、葡萄酒。朋友又问:如果你只能带两样东西,你将舍弃哪一样?“诗集”,诗人不假思索;朋友又问:如果只能带一样,你将选择哪一样?诗人想了许久,说:那就要看她们的年份了。

书越老越好,经过岁月的篦梳,留下的就是精品。读中学时,在上海手表厂学工,那还是“文革”末期,结识一位青工仇敏杰,好读书,买了一套十册的《史记》,中华书局版的豆绿封面,借给我,读着读着入了迷,尤其喜欢《世家》《列传》,里面的贵族豪杰、草莽英雄,纵横家的无赖,屠夫辈的仗义,江湖上的阴阳术士,各具面目,一时崛起,大风起兮,多事之秋,释卷而叹,恨不相逢于函谷关、渭城里、霸陵上、易水畔。后来当了记者,出差时开小差,岔道去了陕西韩城芝川镇,高高的斜坡上有司马迁祠,森然远方,漫无际涯的黄河滩,那是八路军东渡北上抗日的渡口,千军万马,气吞万里如

书房赋魂

李大伟

虎,遥想当年,风云际会,伟大在此重叠,恨不逢时。坐在书房里,我总有一股壮怀激烈的幻觉。

因为史记,爱上历史,有空翻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时代的男人,刀光剑影,明治维新“尊王攘夷”的倒幕武士,就是如此豪迈。有如此汉子,所以叫“汉朝”,“前汉”之后,又起“后汉”,因为汉子在前四史里,人物与刀结缘,从舞剑到佩剑,到不避斧钺,到刀履上殿,到“横槊赋诗”、到仗剑去国,即便闻鸡起舞,也是拔剑而起!一幅幅“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狰狞画面,连环如手卷,徐徐展开,一时多少豪杰!

那个时代,刀可以入室、入史、入诗!晋以后中国渐渐书卷化,尤其宋以后,多见士人,不见枭雄;或有英雄,不见豪杰,苏东坡仰叹:“如今安在哉。”到了明清,唐伯虎登场了,贾宝玉登场了,文人宠物化,男性女性化,这就叫粉墨登场,最后以“我有笔如刀”自诩,堕落为秉笔太监。面对文字狱,只能束手待擒。面对外侮,“唯有一死报君王”,死有何用?遂形成民间偏见:百无一用是书生。清代有人感叹:“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汉子降为男子,中国

越来越孱弱,读这段历史,令人气短。

直到清末,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武士所秉承的汉朝的豪杰气概,隔海重返,蹈浪而至,中国文人重新拾起了刀,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视死如归,再到“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为了崇高,汉子即便自官也在所不惜,汉魂归来。

书法中的魏碑:以崖为纸、凿壁成字,刀砍斧削,有刀斧气;移植纸上,充满金石味。我常叹服:最软的毛笔,居然写出岩之硬。我以酒为筹,请写得一手硬魏碑的同学钱建忠写下“汉书下酒”,虎虎生气,悬于两书橱之间,时常观摩,尤其一勾一捺,刀锋出鞘,寒光逼人。快然坐于其下,一壶酒配一叠咸鱼干,撕咬着,酒去咸味,自斟自饮,细细品味,体味出典:苏舜钦每夕读书,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杯。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与,其难如此。’复举一大杯……有如此下酒物,足可避俗,与古人共游天地之间,亦人生一大快事。”

这40年,衣食有余,凡有余钱则倾囊买书,从买书刊到买书橱,从买选集到买全集。有了书房,懒得出门,只有在书房内,才有随心所欲的选择,灵魂飘然自喜而翱翔。

糕打翻在门口,正好准岳母推门出来,那个回啊,一辈子忘不了!

关于大蛋糕,还有一个“边角料”的故事。蛋糕在制作过程中,有副产品——边角料。虽说是边角料,有的还有奶油,属于价廉物美的商品,边角料成了抢手货。有时内部职工先下手为强,有熟人的也从后门买了不少,等到上柜台的时候,基本上只有边角料的“边角料”,奶油就不大看见。尽管这样,柜台前还是排起长长的队伍,商店也往往将这作为“起蓬头”的卖点。

后来,商品丰富了,蛋糕的品种不断升级换代,造型不断变化,口味不断调整,蛋糕的每次华丽转身,都受到市场的追捧,但是热闹了一阵以后,就寂寞无声。

现在很多人自己在家做蛋糕,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其造型、口感都不输店里的,关键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制作。自此,蛋糕走下了神坛。

喝了幸福。

我又递上一支烟。“那,你家种多少水稻?收成还好吗?”“5亩地!每亩大概有六七

和王王聊天

雷黎光

百公斤稻谷,每公斤能卖到3元,一亩就有近2000元。除去化肥、种稻、机器成本,每亩收入还能有1000多元。米、蔬菜、鸡鸭吃不光呀!”老王眼睛笑成一条线。“种田累吗?”“现在种田省力,有农机服务队,一叫就来。以后如果不种了,还可以交给村里,每亩给900元。现在还能种!”“那,现在土地老化板结吗?”“这是我读了《稻谷熟了》以后,学到的思考。“还好,除了施化肥以外,还施有机肥豆饼之类的。”

“那你父母生活怎么样?多大了?”我又换话题。“父母70多点,生活很好。就住在我楼房前面,很近。稻谷什么不够了,我就送去。”“像你们家生活,在村里算什么水平啊?”“一般吧,还有许多的。也有苦点的,主要是生病和懒惰。不过,现在村里都会想办法帮助他们的,上面说,一个也不能掉队,全民奔小康嘛!”

搓绳

张勤

搓绳是指搓稻柴绳,以前乡间结篱笆、搭瓜棚、捆扎芦竹、花萼柴等都用到上稻柴绳。因此搓绳是乡人必会的一项农活。

搓绳讲协调技巧,也靠手腕力道,男人手劲好,这项活大都由家中的男性来完成。为不误农时,乡人惜时如金,搓绳总要挑日子,农闲加上阴雨绵绵的天气,才是搓绳的最佳时机。记忆里爷爷就经常在落雨天搓绳,一捆稻柴,一只小凳,一把作刀,一杯茶,爷爷就在小屋里开工了。

爷爷是农活一把好手,秧种得快,锄撒得匀,挑担韧劲足,堆柴造型好,搓绳也速度快质量高。雨天搓绳,屋外雨声淅淅,屋内干爽舒适,屋檐下雨滴落在阶沿石上,雨猛时串成珠帘,如泪汨溪水,雨弱时滴答有声,如欢快的打击乐。此时搓绳,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未免枯燥,但在彼时的乡人眼里,不用经受室外淋雨劳作之苦,已经是很惬意享受的时刻了。爷爷用作刀将一捆精挑细选过的稻柴头尾斩得齐整,再用刀身将稻柴一阵拍打,还在上面泼些清水,让稻柴柔顺一些。准备工作就绪,就坐在小凳上开始搓绳了,搓一段后在手心里啐一口唾沫,看似颇为粗俗,其实是乡间劳作的小窍门,可以滋润手掌和稻柴,令稻柴绳搓得更紧实。待到小凳周边盘满了搓好

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榻子……上了榻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读之,一缕乡愁袅娜升腾,旧时光,年画一样清新、熨帖。

老屋的煤油灯,站在古朴的岁月里,如一首哀怨深沉的歌,总在宁谧的夜晚,萦纡在我的心头。

做煤油灯是我们的绝活。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制作灯身和灯头,而后用旧报纸捻成柱状做灯芯,再用薄铅皮捻成灯把儿,做成的煤油灯朴素小巧,令人啧啧称赞!天黑定,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点亮油灯。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沧桑的脸,也照亮了土墼垒墙、麦秸苫顶的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微弱的灯光,氤氲一室,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青霜寒夜,乡村的夜空清晰、高远而辽阔。远处传来零星缥缈的犬吠声,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灯花摇曳,油烟袅袅。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如荠菜花瓣,红艳夺目。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看小人书。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改作业。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纸鸽子,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心头的懵懂和阴霾被一点点照亮。

冬日有闲读书,如沐暖阳,如抱暖炉,为灵魂增温。雪花忘情地旋转、翻飞,轻盈委地,挤挨、拥抱,发出咯咯的脆笑,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

在煤油灯下,我看腻了小人书,就去啃父亲书柜里的大部头。我在油灯下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养成了敏感多思、内向自

雪落油灯暖

宫凤华

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青霜平添一份柔和,显得寂寥而悱恻。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古朴游戏。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子窗下边讲古史边编竹筐、搓草绳。我们蹲在地上,支颐凝听,渐渐走进程咬金、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里。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地呵护、关注着我们。

朔风呼啸的冬夜,雪花簌簌而下,柔若无骨,决绝清冽,世间万物绣满琼花,绣满苍凉。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侧面曲线令人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像。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随着“啾溜啾溜”的声响,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在寂静的冬夜,那吱吱声极富韵律,仿佛低吟一首儿歌,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仿佛是毕剥作响的一炉旺火,让你驱除寒气,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在煤油灯下,我一有闲暇就拿起竹笛,吹奏一曲。幽幽笛声,贴着河面徐徐飘来,清纯,空旷,似晚风穿越松林,似端庄少妇妆楼眺望,拂得人内心清凉,唯美忧伤。

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煤油灯却如母亲羞赧的首饰匣子,锁着幽梦,湮没在旧时光里。“寒雪里,烹茶扫雪,一碗读书灯”的温馨画面,如一轴高古宋画在脑海里徐徐展开。尽管世事纷扰,白驹过隙,煤油灯却如美丽的“舞者”,依然闪烁在我的心灵深处,照亮人生的梦想,照亮绵长的乡愁。



大仓桥

董颂三摄

華亭風

李传韬书

借宿

李勇

现代人对于借宿不理解,但过去非常普遍。所谓借宿(宿,北方发音xiù,后面加个短促的儿化音),意即家中来了客人,住不下,到亲戚或邻居家借住。

“远亲不如近邻”道出了邻里关系的和谐,不是贬低“远亲”,而是突出“近邻”的重要性。过去的乡间,没有那么多讲究,亲戚来了,隔着院墙喊一嗓子:“他婶儿,家里来客(qiè)了,晚上借个宿呗?”墙那边“好嘞”

就算应了。

过去,物质匮乏,生活拮据,可邻里之间相依相偎,和睦相处,故而,各家情况、性格禀性都熟稔心中,邻居家中炕上还能否容人,是否需要自带被褥也成了如指掌。

童年借宿,记忆犹新。披着夜色,开始借宿,母亲在前面引路,我抱着被褥,里面裹着枕头,视线被行李遮挡,跌跌撞撞地到了邻居家,母亲轻咳一声,邻居家的大娘急忙迎了出来,推开房门,接过我带来的被褥,踱步到西屋,放下,招呼我和母亲入座。手忙脚乱地把炕上的东西归拢一下,腾出炕头,铺好被褥,掸掸被角,掸掸尘埃。

借宿人家一般安排年龄相仿的同性同住。我记忆里,每到借宿,总会跟邻居家大军哥睡一铺炕。借宿人家热情,家里化开的冻菜,盘子盛着端上来;或牵过来炕头上的布袋,里面烘着干脆、香甜的爆米花,掏出塞到你怀里;有时逢着人家正吃晚饭,全家老少拉扯拖拽,弄得你不下床都不好意思。

借宿人家有电视机的,硬往炕里拖你。盘腿坐下,年长者将窗台的筐箩递到面前,“吃一袋?伢崽还小,不吃也罢!”烟袋锅在炕沿下轻磕几下,伸到筐箩里舀满烟丝,大拇指按压烟锅,感觉紧实了,划着火柴点烟,边吸边点,烟丝越发红了上来,嘴里喷出一股股的白烟。叔大爷大娘招呼你嗑瓜子、吃炒豆,沏好的茶水端放在炕沿边,一屋子、一部电视、止不住的话匣子,聊不完的话题……直到深夜,哈欠连连,借宿的人怎好惊扰,急忙趿拉着鞋,到另一屋睡觉。

秋雨淅淅,敲打着窗户,屋中鼾声四起,睡意袭来,倒头便睡。

第二日,穿衣、推门、回家,不用敷衍的答谢、不用虚伪的告辞,宛如自家一般。子女结婚摆酒席,盖新房上房架,少不了邻居帮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离不开邻居的帮忙;临时借宿,突然下雨收个衣服,偶尔借个油盐,甚至抗旱排涝,割柴苦劳更少不了左邻右舍的一臂之力。

对于借宿,乡人不语却记在心里,你来我往,浓浓的乡情在一借一换间传递。借的是乡里之情,还是邻里之义,择居仁里和为贵,善与人同德有邻。每当忆起逝去的岁月,思绪里都会浮现曾经熟悉的左邻右舍,留恋那和睦的邻里乡风,追忆那淳朴的邻里之情。

八角街的奶茶(外一首)

李力

在八角街邂逅一座茶室
卖神秘的奶茶
或
带雪域风味的咖啡

套房内坐满藏族兄弟
套房外两排沙发
如同嚼橄榄核
男女不相恋
走进来

话题被泡甜了
一个蛋壳泡湿了
成了一尊活佛

走进雪域
变暖心了
比奶茶还热
几个蛋壳中间隔着雪
在八月里融化

诗山庄

诗山庄,文人相聚
一个话题
一首小诗
藤蔓情欲纷纷

南瓜开花自说自话
有人爱讲故事
有人喜侃美文
来到山庄才知道
这里是诗人的天下

喝茶时
雨一滴一滴下
花一瓣一瓣落
路一寸一寸湿

泡茶人说
山上(诗)气重
本来并无雨
空翠湿人衣

八月承德热
雾灵山下诗山庄
有诗心透凉
无诗一杯茶……

小区里做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几个月时间,与施工队熟了。

这天下午见老王拿着泥刀正蹲着铺设车位

的地砖。“老王,来,抽支烟,休息一下。”我递上一支烟。老王接烟,道谢,点着,坐砖上擦擦汗,笑眯眯,一脸轻松。“老家哪里?”“江苏盐城。”“不远啊!要回家过年了吧?回去多少时间啊?”“早了,还要有个把月了,一般老板放一个月的假。”“那,平时几个月回去一次啊?”“3个月回去一次,休息个把礼拜。一年里,一般4个月在家种田,8个月跟着老板出来打工。”“哦,老板对你们不错吧?”“不错!每个月给6000元,管吃管住,只要自己肯吃苦。”老王笑了,深深吸口烟,很满足的样子。

我换话题。“老家房子很大吧?”“老家房子三三三,很大,住不完。”老王比划开双手,一股自豪感。“家里几个孩子啊?”“就一个,是儿子!”“儿子结婚了吗?”“结婚了,孙子也两岁了,很皮!”说到孙子,老王开心,心花怒放。“你这么年轻,就当爷爷了?”“我们农村大多这样,结婚早,我51岁,嗨嗨……”“那,回去要给压岁钱了,给多少?”“1万!”老王很坚决。“这么多?你不给自己留着,以后养老?”“不需要留的。儿子儿媳不错,儿子在上海市区做装潢公司的水电工,每月老板给9000元,管吃管住;儿媳在老家做企业销售管理,是坐办公室的,每月6000元。他们经常给我们买衣服,买补品,有良心,我们放心!”“和儿子一家住一起吗?”“他们住镇上,买了60平方米,为了孙子读书,我老婆在带孙子。”老王拿起保温杯喝口水,笑笑,像是

朱季恂宅庆阳书屋

王迎高

学问的惟读惟耕,功成名就与仁厚可风。
做事的考究、载归、灯下立志和博览天下。

霞光把一脉相传的祖识晾晒成签帖。
雨水将整栋小瓦拱成乌青背的躬耕。

那扇门檐正脊的飞鸟,抖动映雪之翼。
那天天井睁开求学的眼睛,显露于墙门之内。
那个廊柱下的石墩搂紧尘世的指针,咏咏如新。

时间用沧桑开窗,用忠孝上梁,用脸面砌墙。
用立柱支撑,用蹉跎缘木登梯,用两角高翘远眺。
用条石外铺,用五开间阔胸,用檐下赏雨而身不湿。

真是一本可阅,可读,可探,可索的线装书。
真是一处可怀旧,可取景,可体验的歇脚点。
真是一月年代的图书馆,占据人身心的千钟粟。
真是一座壁白地青,雕梁立栋的木直中绳和入木三分。